



黄姚豆豉

王祥夫



《闲适》 汪伊虹 作

不知是哪位哲人曾经说过，人的幸福就在于做最简单的事吃最简单的饭。但生活毕竟是复杂的，若在复杂之中能够找到让人喜欢的简单，亦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。所以至今总是记着在黄姚镇北莱村吃白米饭就青椒炒豆豉，竟然会那么好。简单的饭，让人欢喜，就像我平时吃白米饭喜欢倒点酱油在里边，所谓酱油拌饭亦是简单的好，至今还喜欢这样。

黄姚是广西名镇，第一大名物就是豆豉，据说有近千年的历史，我倒是没有看过这里的县志，府志有没有我也不得而知。但黄姚最早发祥于宋朝年间是可以肯定的，但究竟为什么叫“黄姚”？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这里最早居然只有两户人家，一户黄姓一户姚姓。北宋皇佑四年，狄青率部南征侬智高，其部将路经黄姚，派士兵打探路线，得知当地只有黄、姚两户人家，于是就把此地称为黄姚。现在的黄姚镇上据说已无姚姓，而黄姓也是清代后才从外地迁入，亦不是原来的黄姓。民间的说法还有另一个版本，是说黄姚最早的居民是黄姓瑶族，以种红薯、水稻为生，他们把农产品挑到姚江下游去出售，如有人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，便有人会告知是黄姓的瑶族人从上面挑下来的——比如说黄姚这大大有名的豆豉，如果有人问，哪里来的豆豉啊？答曰：黄姚来的豆豉。久而久之，豆豉跟上黄姚出名，而黄姚也跟上小小的豆豉出名了。

黄姚出好豆豉，这个好不是今天才好，是早就好了起来的，豆豉不单单是炊馔离不开的东西，而且是一味有名的中药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：“黑豆性平，作豉则温，既经蒸煮，能升能散，得葱则发汗，得盐则止吐，得酒则治风，得蒜能止血，炒熟能止汗。”简直被说得有几分神奇了。

说到豆豉，就我而言，可以说是从小吃到大，但一到黄姚，好像那么多年的豆豉都算是白吃。那天吃午饭的时候，厨房端上来一大盘绿辣子炒豆豉，想不到真是美味，只以这绿辣子炒豆豉下饭，忽然就下去了三碗白米饭。在家里，豆豉总是当做一味配料来做菜，比如炒苦瓜，比如炒茭白，做鱼做鸡自然也离不开。而单独用碧绿的辣椒炒一盘来下饭以前还是很少这样吃。说到地方名物，豆豉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东西，但黄姚豆豉之名气实在是大的不得了，而黄姚豆豉又要数杨晋记的为最好，我又独喜它咸口味的。没事捏几粒放嘴里喝茶也别有风味，杨晋记豆豉的包装很有古意，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牛皮纸袋子，上边印着大红色的木版画和文字，颇让人怀旧，怀旧在当下，已经可以算是情感上上签。

如果说“告别繁华，奔向艰苦”是三线人所经历的环境变迁，那么“辞别亲人，远赴他乡”则是伴随三线人一生的不尽乡愁。当交通、时间、钱包等诸多因素阻碍了回乡之路时，舌尖上的家乡味儿或许是那时人们化解乡愁、寄托乡思的最好方式。

与大多数三线军工厂一样，我们厂也是五湖四海大聚会，拖家带口的三线人同时带来了各地的特色厨房。东北的猪肉炖粉条、河北的大包子、上海的精致小菜、湖南的辣椒香、武汉的排骨汤、黄陂孝感的下饭腌菜等各显其能，工作劳累一天的人们晚饭时饱餐一顿各自习惯了的家乡味，再四处走走，串门聊天，疲劳与乡愁便在这一吃一逛中得以消散。

我父母都是山西人，从长治的304厂到陕西西安的844厂，再到湖北襄阳的9604厂，父亲调到哪儿，母亲就把“山西厨房”搬到哪儿。从面食天堂直达鱼米之乡，饮食的地域差异并未改变我们家的餐桌习惯。母亲干净利落，上班做饭两不误，花样繁多的山西面食在她的安排下日复一日地不断轮转着，吃得左邻右舍们眼花缭乱、羡慕不已。耳濡目染中，形形色色的面食在我脑海里打下深深烙印，以至于我不假思索便能一口气说出几十种来。

母亲的绝活是馅饼，父亲说这个饼的标准名称叫“羊肉捋抓饼”，别看这个名字听起来怪，却形象地道出了它最适宜的吃法，吃的时候要把整个饼捋叠起来，两手抓握，然后大口咬下一块儿，连皮带馅一起咀嚼才能品出最佳味道。馅饼的名字是捋抓，可母亲却从不允许我们握在手里吃，必须放到盘子里坐下慢慢吃。做馅饼要用山西老家特有的凹子锅，调馅虽讲究但并不难，难的是和面与烙制过程，若操作不好，不是皮太厚、就是包不住馅、烙不成型，而这些只有母亲能恰好处地娴熟把握。

襄阳的山西老乡不多，主要在我们厂和隔壁同为三线军工厂的卫东厂，有些还是父亲在山西军工厂时的老同事。我母亲热情好客、擅长山西面食，在老乡圈里颇有名气，所以春节时卫东厂的老乡就会一二十人结伴来我们家做客。吃饭、

喝酒、谈天说地，个个聊得神采飞扬，喝得满面红光，思乡之情、过年之乐尽在酒席之中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卫东厂一老乡从山西带回一个饸饹床子，消息很快在两厂老乡中不胫而走。此后的十年间，这个饸饹床子便开始了在老乡间的游走“生涯”。“床子”是杂木的，硬度高，搬着不轻，记得有年夏天我“奉命”去卫东厂借“床子”，顶着烈日，扛着“床子”，走着山坡路，来回四十多分钟。好在老乡间慢慢形成了默契，“床子”只借不还，谁家要用就到上家搬。

与借“床子”的辛苦相比，压饸饹可是个力气活儿，还得配合好。一般都是三个人，一个扶、一个压、一个弄面。我力气小，每次都是负责稳住“床子”不滑动、不歪倒；我哥哥负责压杆；母亲是主角，揉面、煮面、捞面。压饸饹讲究一气呵成，一旦开压就必须把“床子”里的面均匀快速地全部压出，否则会出现断面和生熟不均现象。这就要求压杆的人持续不停顿地一压到底。压饸饹遇到家里人手不够时，就会临时拉上隔壁老乡、开朗热情的韩大爷来帮忙，反正各家的厨房门都朝着走廊，喊人帮忙也方便。压杆压到底后，剩下的活就是母亲的了。细细长长的圆面条，一头已深入开水锅里，另一头还齐刷刷地挂在“床子”底部。但见母亲拿起一根筷子，将筷子头伸进面条中间贴近“床子”底部，然后快速朝一边一拨，接着再拨向另一边，动作娴熟而利落，面条被整齐地“斩”落锅中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父母从老家买回一个手摇式钢结构饸饹床子，用起来方便还不费力，可印象中只用过一次便闲置。前几年回老家我买回一种很小巧的饸饹用具，只需双手一拧就行，方便省力，但也极少使用。

不久前我们兄弟姐妹在父亲家里聊天时，说到小时候吃饸饹的趣事儿，大家对压饸饹的艰难记忆犹新，对父母那时吃饸饹的热情倍感费解。谈笑之间，我不由得想起手摇式饸饹床子的束之高阁，忆起父母离休后频繁回乡的情形，忽然间若有所悟。其实，不论是春节时母亲制作的馅饼等多种山西美食，还是大费周章的饸饹，与其说吃的是美食，不如说吃掉的是思乡之愁。

回味

舌尖上的乡愁

范明

心语

春到长门

介子平



《花语》 高凡作

春光已然明媚，心情依旧沉闷。情绪的忽升忽落，没有表象原因，却有深层理由，不是故作沉默，只是懒得诉说。天地之间，千变万化，如蜃楼海市，与过影何异。

春到长门春草青，大地不老，只是人老。越老越慢不下来，慢下来的只是迟缓的行动，心越发得急。席慕容

说：“喜欢坐火车，喜欢一站一站地慢慢南下或者北上，喜欢在旅途中间的我。只因为在旅途的中间，我就可以不属于自己或者终点，不属于自己或者任何人，在这个单独的时刻里，我只需要属于自己就够了。”起点终点之间，钱钟书的话更为概括：“人生不过是居家，出门，又回家。”往往宝马雕车，笑在开始，梧桐萧落，哭在半路。有道是怕吃苦，吃一辈子苦，不怕吃苦，吃半辈子苦。读书不苦，不读书的人生才苦，而无知之乐，恰在无忧。贪书而饥，不若贪货而饱；贪书而劳，不若贪货而逸。读书人都是夜里需要光亮的人。

折子戏里总有一出情感唱段。扫娥眉，点朱唇，撩人春色似少年，“那一答可是湖山石边，这一答似牡丹亭畔”。我在远方，惜君如常，等雪来，等梅开，等你来，等待多是付出得不到回报的行为。某些人只堪想念，不便联系；有些事只堪关注，无需叨扰。天涯海角平安否，两处沉吟各自知，时过境迁，最忌相见，已非当初少年。今年元夜时，不见去年人，沈从文《边城》里有一句：“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，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。”也无风雨也无晴，喜剧悲剧之间，尚有一出平剧；无灾无难到公卿，欢调苦调之间，尚有一曲平调。

一物一形，山川河流四季有异；一叶一貌，树木花草南北不同。网络时代，无限链接，青山绿水依旧，来来往往人异，但每个人脑际，存着不一样的秩序。人生如寄，一走经年，多少疑惑纠葛，如一条发错的短信，没有回音，只得自设自答。

纪实

这是引起世界关注的重要发现。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人的能力和智慧。

钱三强真诚、热情，有一颗赤子之心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巴黎沦陷，钱三强代一位法国朋友保管一架德国制照相机。撤退时，他把自己的东西丢弃了许多，却把法国朋友的照相机带在身边。不料，在通过一座大桥时，守桥的法军士兵竟把持有这种相机作为判别德国间谍的依据。在战时，军队可以随意处死他们认为是敌方间谍的人，钱三强为此险些丢了性命。

1947年，他的好友汪德昭要回国，名义是“为老母做寿”，实际上是投身于东北战场，去配合“东北剿总司令”卫立煌举行战场起义。钱三强

亲自扛大箱提小笼，送汪德昭夫妇到机场，还凭着他的良好关系，使汪德昭超重的行李得以顺利放行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汪德昭院士谈起钱三强的古道热肠，还是赞叹不已。

钱三强对朋友真诚、热情，对祖国更是如此。在清华读书时，他就参加了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运动。在12月16日那天，他和北平的爱国学生一起，高呼着抗日口号，举行示威游行。当队伍行进到西便门时，和军警发生了冲突。钱三强以当年拔河队员的体魄，和同学们一起，把被军警抓走的同学拉回来，又冲开了军警的封锁线，自己的衣服被撕破了、身体被碰伤了却全然不知。

1948年，中国大地硝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2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烟正浓，战火正酣，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却想回国了，这让他们的朋友感到意外，他们在法国生活得不是很好吗？他们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法国又是世界公认的科学昌明、文化优秀、生活优裕的国家，为什么偏要回到那个战火纷飞，贫穷落后的中国去呢？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72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张干丞站起来来回走几步，激动地说：果然是个好办法！我咋就想不起来呢！

董一飞说：你们这一说倒想起来了，听说赵承绶他们就是自己给自己印票子。

赵承绶是晋绥军骑兵第一军军长，在兴县建有印刷厂。

刘象庚几口把碗中

的稀饭喝完：阎锡山的大花脸印得太多了，不值钱啦。

张干丞坐过来：刘先生，您见多识广，下一步该怎办呢？

刘象庚放下碗：我也没弄过，但咱山西人有办票号的经验。银行不就是过去的票号吗？票号讲究的个信誉，银行也一样，没有本金兑换不了，就失了信誉。

董一飞只懂打仗：开银行还需要钱？

刘象庚家里经营着店铺，懂得一些生意上的事。刘象庚说：做生意要本钱，我们这是做票子的生意，当然要本钱啦！没有本钱，银行的票子不值钱，没人用！

张干丞又忧愁起来。刘老伯说得对，开银行需要本金。可是，县里

没有钱，财主们又刚刚捐了款，群众们生活艰难，开银行又非一般生意，需要一大笔资金啊！

几个人不说话，埋头吃饭。

白宝明听不明白他们说的话，但知道他们是在干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。

董一飞看看刘象庚，又看看张干丞：县长说过，活人还能叫尿憋死！就能没办法了？

刘象庚直起腰看住张干丞：我去见见牛掌柜，和他合计合计，看他有什么好主意。牛掌柜做生意多年，或许牛掌柜有办法呢。

刘象庚是个急性子，他想做的事立马就要去办。董一飞说：牛掌柜没回蔡家崖，我看他去了复兴隆。

小说